

北宋《荔枝谱》中有“妃子尤爱嗜(荔枝),涪州岁命驿致”的记载——

“长安的荔枝” 来自重庆涪陵?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双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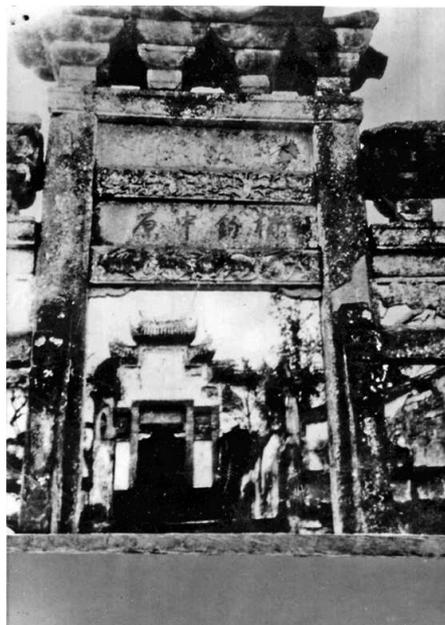
荔枝道主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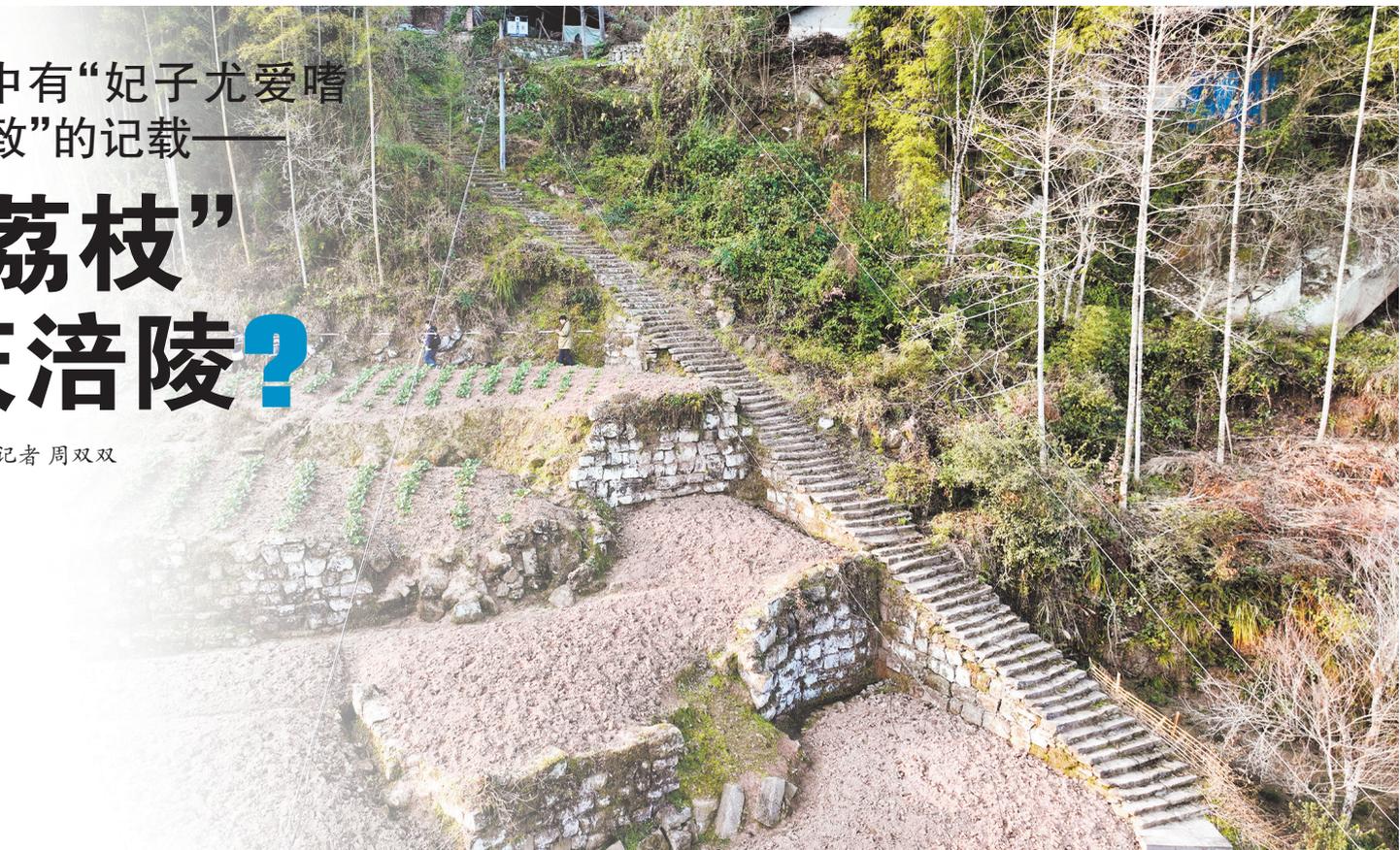
●《太平寰宇记》一书把“从涪陵自万州取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长安二千二百四十里连接四川陕西湖北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命名为“荔枝道”

●荔枝道主线自重庆涪陵区荔枝园延伸至陕西西乡县子午镇老街,长度576公里,这也让涪陵荔枝园的鲜果采摘下来之后,经长寿、垫江、达州等地,得以快速送入长安

在缺乏快捷交通工具和保鲜技术的唐代,将“一日而色变,两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的荔枝跨越几千里的路程送到长安,会经历怎样的坎坷过程?6月7日在CCTV-8和腾讯视频开播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给出了艺术化的回答。



钓鱼城独钓中原石牌坊。
摄影 夏明西(合川区档案馆藏)



考古发现的荔枝道遗存之开州区田湾—罗房碑一级古道。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屏幕外的观众或许想不到:这颗让贵妃展颜的鲜果,更可能是从如今的重庆涪陵,经荔枝道送去长安。6月10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涪陵最有可能是“长安荔枝”的产地

《长安的荔枝》根据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由雷佳音、岳云鹏领衔主演,讲述了大唐年间,长安小吏李善德被人设计,无奈中接下送荔枝的高难度差事,从岭南到长安跨越千里,在极限时间和匮乏条件下完成任务的故事。

紧张刺激的剧情、鲜活的人物形象,让观众沉浸于这场古代版“物流大作战”中,感叹盛唐繁华背后一颗荔枝的血泪。

那么,杨贵妃喜爱的那一颗颗荔枝,究竟产自哪里呢?

“结合产量、道路里程和保鲜技术等综合考量,现在学界一般以巴蜀(涪州)产地说为主流。”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涪州即今重庆涪陵等区域。从距离上看,岭南到长安路途遥远,就算按现在道路距离估算也超过1500公里,而涪陵到长安距离则近得多。荔枝娇贵,在唐代的交通条件下,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耗时太长,难以保证新鲜度;从气候条件来说,根据竺可桢的研究,唐朝属于气候温暖期,巴蜀地区气候适宜荔枝生长,涪陵正是当时荔枝的主要产区之一。唐代白居易《荔枝图序》中,就有“荔枝生巴峡间”的描述,佐证唐代

巴峡间的荔枝种植情况。

不仅如此,从历史文献看,北宋蔡襄在《荔枝谱》中记载有“妃子尤爱嗜(荔枝),涪州岁命驿致”。一些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中,也能看到关于荔枝的产地是涪陵的表述,比如苏轼《荔枝叹》中写道:“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因此,涪陵荔枝有可能是贵妃所喜爱的荔枝来源。

专属“高速路”荔枝道运入长安

宋代文学家、地理学家乐史在其著作《太平寰宇记》一书中,把“从涪陵自万州取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长安二千二百四十里连接四川陕西湖北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命名为“荔枝道”。

事实上,在荔枝鲜果快马加鞭经荔枝道送去长安前,这条古蜀道就已经存在,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唐宋时期,荔枝道不仅是“皇家专线”,也承担着盐课转运、军事防御等重任。明清时期,随着商贸兴起,荔枝道转型为区域经济动脉。

2024年3月14日,重庆市文物局启动荔枝道考古专项调查,调查工作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四川、陕西、重庆文博单位协同开展。今年4月29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发布消息称,对荔枝道的考古专项调查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完成主、副线调查。

荔枝道主线自重庆涪陵区荔枝园延伸至陕西西乡县子午镇老街,长度576公里,

这让涪陵荔枝园的鲜果采摘下来之后,经长寿、垫江、达州等地,得以快速送入长安。

南宋地理学家王象之编纂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引《洋川志》记载:“杨贵妃嗜生荔枝,治驿自涪陵,由达州取道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香、色仍未变。”即是佐证。

这一次破圈的会是涪陵吗

35集《长安的荔枝》,目前只播到第7集,这场跨越几千里的荔枝冒险最终能否赢得观众的心,还需时间检验。但是为运送荔枝专门开辟的“高速公路”——荔枝道,却已经存在了千年,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的“活化石”“活文献”。

2024年底,蜀道(荔枝道)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而涪陵区作为荔枝道南端起点,其地理位置和文化标识的意义突出。

千年已过,人们想吃到新鲜的荔枝再也不用劳民伤财,如今的涪陵荔枝产业红红火火。目前涪陵区域内荔枝种植面积约1.1万亩,有“妃子笑”“桂味”“仙进奉”等多个优质品种。2024年底,“涪陵荔枝”成功注册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签发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25年初,杨紫主演的电视剧《国色芳华》播出时,曾带动牡丹热销和旅游热潮。随着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热播,隐匿千年的荔枝道与当代涪陵的产业图景,正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据《重庆日报》

“独钓中原”钓鱼城

在重庆合川区档案馆保存着这样一张照片档案:一座威严的石牌坊屹立于山寺门外,牌坊正中的匾额上镌有四个大字:“独钓中原”。

照片中的这座石牌坊,是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一座功德牌坊,由当时合州人民为颂扬南宋末年钓鱼城军民抗蒙(元)战争的丰功伟绩而建造。坊额“独钓中原”系时任陕西布政使的合州人李作舟返乡探亲时题写。

钓鱼城,坐落于合川钓鱼山,其地当嘉陵江、渠江、涪江之口,控扼三江、峭壁如削,素有“巴蜀屏障”之称。宋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面对蒙古铁骑的威胁,四川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在钓鱼山修筑钓鱼城,作为合州治所和驻军之地,后经三次加筑,建成沿山顶一周且直贯嘉陵江心的石砌城墙十六里许,铸就了“云梯不可接、炮

矢不可至”的铜墙铁壁。

1251年,蒙哥继任蒙古国第四任大汗,亲率大军,与二弟忽必烈、大将兀良合台兵分三路南下伐宋。合川是他进攻南宋都城临安的重要战略节点。

蒙哥汗亲征入川以来,一路摧枯拉朽,却在钓鱼城遭遇了顽强抵抗。1259年2月至7月,蒙哥汗率领包括亲王、皇子、都元帅等近120名主要战将,共20余万大军攻打钓鱼城,始终不能得手。1259年7月9日,守将王坚趁蒙哥登上瞭望塔观察城中防御情况之际,发炮轰击。蒙哥被炮石击中,“为炮风所伤”,不治身亡。

在蒙哥汗战死之时,忽必烈的军队已经包围了鄂州,旭烈兀更是攻占了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以及阿拉伯半岛大片土地,准备进军埃及。当蒙哥汗的死讯传开,各路大军纷纷撤军回师,蒙古贵族内部四分五

裂,再无力西征。南宋王朝于风雨飘摇中赢得喘息之机,世界历史的轨迹亦为之改变。

蒙哥虽死,钓鱼城的烽火却未熄灭。忽必烈改国号为元,调集精兵,继续攻打钓鱼城。钓鱼城保卫战,合州军民浴血奋战,历经大小战役10余次、战斗200余场,创造了“孤城坚守36年,改变欧亚战场格局”这一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他们众志成城的抗争故事和坚忍不拔、忠勇无畏的浩然之气,至今仍传颂于三江大地。

今日的钓鱼城,现存8公里城垣、8座城门,保留着炮台、水军码头、兵工作坊等南宋军事及生活设施遗址,以及历代名人的吟咏、题记。每一处遗迹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气壮山河的往事。2024年12月26日,重庆市正式发布城市精神表述语,其中的“坚韧、忠勇”,正是对700年前钓鱼城精神的现代诠释。

重庆日报通讯员 刘洁 何文涛 记者 周尤 编写 (合川区档案馆藏提供)

据《重庆日报》